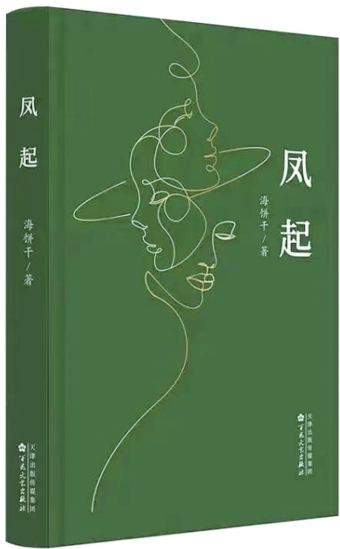


女性生活的诗性凝视与历史开掘

——读海饼干长篇小说《凤起》

江飞



《凤起》
海饼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我看来，海饼干首先是一个诗人。比如她的诗集《屋顶上的海》，朴素洁净，既不先锋，也不保守，不怎么关注宏大叙事，但非常注重对身边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对瞬间的情绪或场景的捕捉非常细微而精准，同时也有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审视，写出了“世界正在老去”的时代人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正如育邦所言，“诗人静观生命与情感的暗疾、洞悉孤独个体的存在奥秘、展开与生活与世界的长久对话。”

可以说，海饼干从写诗开始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基调：日常、细腻、内敛，善于捕捉生活细节与隐秘情感。而且很显然，多年的诗歌创作训练深刻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比如追求语言的凝练，意象的精准，叙述具体而放松，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诗与小说的交融，可以说是一种别有意味的“诗性小说”。她早期的短篇，大多围绕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展开，尤其是表现中年女性的情感与生存焦虑，风格冷峻细腻，从中可以看出她有两个擅长：一是擅长对“日常生活”进行凝视与开掘，比如短篇小说《衰老从几点钟方向开始》（《长城》2022年第3期），从公交车上陌生人的脖子、小区门口的闲聊等极易被忽略的日常场景中，捕捉和书写人们（尤其是女性）内心的焦虑、疏离与坚韧；二是擅长一种克制的白描，她主张在小说中“呈现看到的，感受到的，但不做判断”，以白描手法将丰富的解读空间留给读者，形成一种含蓄而有张力的风格。很显然，诗性的特点和这两个擅长也表现在《凤起》里。

《凤起》是海饼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一次她将视野从当代投向更广阔、更宏大的历史，从对个体内心的微观勘探，扩展到对家族命运与时代关系的宏观叙事。通过槐花、玉珍、桐花、凤衣四代女性的苦难命运，书写她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独立与成长，呈现了“近

现代女性坚韧、聪慧、鲜活的形象”。作者以诗性语言描摹了日常生活的深刻纹理，再现了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进程，展现出构建长篇叙事的某些潜力，为理解当代人（特别是女性）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细腻的较为成功的样本。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善恶分明的民间伦理的对照书写。槐花的丈夫一去世，便被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逼迫再嫁，三个女儿也先后被他们送养和嫁人，这是一种比狼还狠的“吃人”之恶。而玉珍与继父老吴之间的互帮互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吴对玉珍一家默默接济帮衬；老吴晚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玉珍像亲闺女一样帮他擦身清洗，来回奔波三年，直至送终：这是一种超越血缘的人性之善。在这善恶的比照映衬下，人物和时代便获得了最本真的显现。

前不久到杭州参加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和浙江传媒学院主办的“第二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吴义勤说，“长篇小说记录广阔时代，深入挖掘人性，其漫长的创作过程是对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准的核心标尺。”在讨论中，大家也反复说到莫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长度”比较容易实现，难实现的是“密度”和“难度”。“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而“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凤起》有比较密集的事件和人物，但还缺少“密集的思想”，也缺乏“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作者像一个只顾埋头赶路而看不到远方的人，有的细节描写过于繁复，有的情节比较平淡，有的情节比较突兀（比如夏寂之死），整体上偏重于内心叙事、生活流的描写，因而叙事节奏比较缓慢拖沓，缺少强力情节的驱动，在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上还有所欠缺——这或许是作者未来努力的方向吧！



心灵史、民族志与国家叙事

——阮德胜《额尔齐斯河少年》论

彭志

心灵史：工笔少年与写意群像

若将中国画“有巧密而精细者”工笔和“不求形似求生韵”写意的传统画法迁移到小说人物形象的刻画技法上，亦是若合符契。阮德胜的长篇儿童小说《额尔齐斯河少年》，可谓印证。

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是小说着力表现的对象，原本生活于父慈母爱、充满温情快乐的家庭之中，却因父亲舍生救助前来阿尔泰山采挖稀有矿石的外国专家而意外身亡，家庭的重大变故让十四岁少年在一夜间迅速成长。少年在鹅毛大雪、饿狼环伺的恶劣境遇里与一匹老马翻山越岭前往姐姐家报信，坚持不懈地探求父亲意外身故的真实过程，以及在与俄罗斯采矿专家及其他人的交往、斗争过程中学习矿物知识并以极具智慧的方式保护了稀有矿石不致流散国外。对少年的描写显然采用了工笔手法，从中可以窥见一位少年在历经千万磨难之后完成精神意志大蜕变的动人过程。

相较于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小说里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多采用写意的手法。俄罗斯采矿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是一位具有复杂人性的人物，一方面他肩负着为自己国家寻找稀有矿石的重任，另一方面少年的父亲在千钧一发之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上述两种情感时常在其脑海里纠缠交战，最终更高层面的人性光辉战胜了国别之争。对除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以外的人物，作者虽多采用写意取神的手法予以表现，却丝毫不减损其灵动韵致。

民族志：风物书写与轨迹勾勒

额尔齐斯河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内忧外患大时代之中，他的身上有着畜牧民族质朴豪爽的优秀品性，执着于追问父亲的意外身故之谜，依然担负起作为家中男性的巨大职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领路人魏家国及采矿专家莫洛斯基耶维奇的影响下，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不畏强权暴力，勇敢智慧地保护了珍贵的额尔齐斯石。

小说虽然是一部以写人抒情为主的长篇儿童文学，但某种程度上来看可将其视作一部生动的民族志。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强调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含三大类素材，即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以及民族志的说明。以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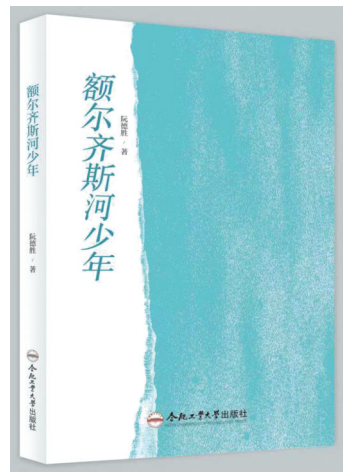
林诺夫斯基的严苛标准来说，该部小说绝不逊色于学科视野下的民族志。生活于可可托海的汉族、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时能够紧密团结、共御外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

国家叙事：微观视角与宏大主题

《额尔齐斯河少年》在国家叙事层面的表现颇为卓越，以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的成长为叙事视角，描写了人与自然、人与真情、人与战争、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对于边疆与境外、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物质与精神、救赎与新生、转变与初心等多层面辩证问题的深入思考。诸如至亲故后的痛心疾首与坚持不懈，体察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微殊与共性，以及稀有矿石在二战后核战略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个体的心灵成长、命运变迁与民族融合、国家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

如何书写国家叙事之中的宏大主题，颇为考验作家的识见和笔力，具体路径无外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类。小说因其体量没有选择宏观叙事，而是采用了更为巧妙的微观视角。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在父亲意外身亡之后不断蜕变，既能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能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还能在关键时刻奉献国家。小说以一个少年的成长为窗口，书写了他历经艰辛困苦后终于迎来新生的涅槃过程，窥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疆可可托海的风云诡谲。

综之，阮德胜精心构思，悉心撰就的长篇小说《额尔齐斯河少年》，仅就上述的书写主题及表现技法而言，阮德胜及其《额尔齐斯河少年》在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边疆文学中便可占据一席之地。



《额尔齐斯河少年》
阮德胜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